

郑伟 著

边界方言语音 与音系演变论集

BIANJIIE FANGYAN YUYIN
YU YINXI YANBIAN LUNJI

中西書局

郑伟 主编

边界方言语音 与音系演变论集

BIANJIIE FANGYAN YUYIN
YU YINXI YANBIAN LUNJI



中西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边界方言语音与音系演变论集/郑伟主编. —上海:
中西书局, 2016. 10
ISBN 978-7-5475-1153-4

I. ①边… II. ①郑… III. ①方言研究—中国—文集
IV. ①H1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04848 号

边界方言语音与音系演变论集

郑 伟 主编

责任编辑 刘寅春

特约编辑 张 晔

装帧设计 梁业礼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中西书局(www.zxpress.com.cn)

地 址 上海市打浦路 443 号荣科大厦 17F(200023)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经 销 各地 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长城绘图印刷厂

开 本 70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9.75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75-1153-4 / H·057

定 价 68.00 元

关于边界方言与方言边界(代前言)

◎ 郑 伟

大家都知道,第一部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汉语方言的著作是赵元任(1892—1982)的《现代吴语的研究》,该书于1928年作为清华学校研究院丛书第四种出版。1925年,赵元任由巴黎坐船返回祖国,这一次赵先生去国四年,绕地球一周,回到中国后,开启了全新的学术事业。是年,赵先生被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继梁启超、王国维两位之后到任。1925年到1927年的两年时间里,赵先生的主要工作集中在教学方面,开设的课程包括语言学、语音学、逻辑学等,此外也从事“国语会”(即“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成立于1923年,委员有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林语堂等十一人)的工作,以及音乐创作等。^[1]

赵元任先生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就读本科期间,虽然主修的是数学,但自二年级开始,便选修了语音学课程。到了四年级时,已对中国语言学产生了浓厚兴趣。1915年入读该校研究生院哲学系之后,开始阅读大量的语言学方面的书籍,与同窗好友胡适之经常讨论,并合作撰写语言学论文。1916年,赵、胡二人在“Th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中国留美学生月报》5、6月刊)上合作发表了“The Problem of the Chinese Language”(《中国语言的问题》)^[2]。这也是赵元任公开发表的第一篇语言学论文。

1926年,赵元任先生在《清华学报》3卷2期发表了题为《北京、苏州、常州语助词的研究》,可视为第一篇用现代语言学的方法来描写方言语法的科学论文。从语料来看,基本上来自赵先生的“内省式”(introspection)调查,“材料调查的范围也只就作者对于这三处方言的知识(曾在北京两年,苏州一年,常州七年多),跟随时遇见的三处的人,并没有做极广搜的工作,所以虽然本篇所载,凡是最常见的语助

[1] 赵新那、黄培云编《赵元任年谱》,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136页。

[2] 《赵元任年谱》,78页。

词都有了,难免还是有些遗漏的。”〔1〕真正意义上的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是1927年由赵元任在清华学校研究院任教时开始的。为何选择由吴语的调查开始,是因为“元任虽然生在北方(天津),说的是国语,但老家是江苏常州,从小受到吴语熏陶(家里大人都说常州话,伯母带着孩子从常熟来探亲,又学会说常熟话,后来又回到苏州(吴县)姨妈家住一年学会说苏州话),常州、常熟和苏州话都属于吴语系统,所以对吴语不但有特殊的感情,也有一定的基础,会说当地方言对方言调查工作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基于以上的考虑,确定了吴语作为第一次方言调查对象。”〔2〕虽然赵先生的实地调查并没有贯彻到底,而是就地利之便,比如在上海调查了上海、台州音,在周浦调查了周浦、台州音,在无锡调查了无锡、溧阳音,在镇江记录了镇江、句容、金坛音,在常州调查了常州、宜兴音,在绍兴调查了绍兴、诸暨、温州等音,但总的来说,都是在本地找发音人,在本地进行调查,在本地归纳音系,做材料的整理、记录,用国际音标记音,并进行材料的核对。这一套操作程序,成为后来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的工作典范,至今仍仍是必需。紧接着,元任先生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持语言组工作,与杨时逢、丁声树、吴宗济、董同龢等几位助手一起,相继开展了六次大规模的方言田野调查,分别是两广(粤语)(1927—1928年)、陕南(1933年)、徽州(1934年)、江西(1935年春)、湖南(1935年秋)、湖北(1936年)等地的方言。〔3〕这批材料之中,最早整理出版的是《湖北方言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该书书稿1938年交上海商务印书馆,由于抗战的原因影响了按时印刷,而后延宕至1948年才正式出版。该书的写作体例、论述规范、内容编排等,成为汉语方言调查报告的标尺。《报告》提出的方言学术语(比如“特字”)或调查内容的展示方式(比如方言地图),对后来的汉语方言学的发展,影响甚巨。关于方言地图,赵元任先生在该书做了如下说明:〔4〕

方言跟方言间的分界有颜色跟颜色的界限那么糊涂,而所含的因素比颜色和颜色的分别还要复杂得多。所以把一省的方言大致分为几区是容易分的,而在区间交界的地方指出某地一定是属哪一区而不属隔壁的一区,有时就做不到。例如湖北东南一隅的几县方言最特别,但这一区究竟包括哪些地方就要看拿什么做标准。比方“他”这个词,用‘其、伊’系统见系声母字的有〔黄〕梅、〔广〕济、〔大〕冶、咸〔宁〕、阳〔新〕、通山、〔崇〕阳、通城等处。这区里

〔1〕吴宗济、赵新那编《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

〔2〕《赵元任年谱》,146—147页。

〔3〕赵元任《湖北方言调查报告·序》,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

〔4〕《湖北方言调查报告》,1567页。

“的”这个词,差不多都用“个”字,但是‘他’系对‘其’系跟‘的’系对‘个’系,二者的范围不完全一致,上述的八个地方黄梅跟广济两处用‘的’不用‘个’,而外加了嘉鱼、蒲圻两处用‘个’不用‘的’(看第五十五、五十六地图)。又如湖北东部、西部一个重要的分别是入声的有无,跟阳去的有无。这二者几乎完全并行,但是惟有汉川、沔阳、天门、松滋四处有入声而无阳去,竹山一处有阳去而无入声(看第三十八地图)。所以好些界限都是很参差的。

之所以要这么详尽地引述赵元任先生的上面这段话,是因为它最早以具体的实例,准确地说明了边界地区的方言在分区、分类上的模糊性。这段话很重要,既有总述,又有实例,我们尝试做如下阐释:

(1) 地理上毗连的甲方言与乙方言之间,并没有截然分别的界限,两者之间总有相同与不同两个方面,就像不同颜色间的区分一样,本来就是连续统(continuum)。

(2) 核心地区的不同的方言,要做绝对的区分尚且不易,如果是边界地区的那些方言,要想分得很清楚,更是不可能的事。

(3) 《报告》图五十五列出了第三人称代词单数在湖北方言的形式,其中大多数方言都用官话型的“他”,只有西北角与陕西相邻的郧西县以及东南角与江西相邻的咸宁、黄梅等县不用“他”。很明显,东南角的方言所用的是赣语型(或者说“非官话型”)的“渠、伊”。

(4) 《报告》图五十六列出了领属标记的形式,与第(3)条特征在地理分布的分别相类似,东南角的湖北方言用非官话型的“个”,其他则用“的”。再换个角度,不从地域而从时代来看,北方官话与南方非官话方言在中晚唐以后发生分歧,前者更具创新特色,后来以文读音的姿态继续影响南方方言,后者在语音、词汇、语法层面则更具保守面貌,不少特征是南北朝时期汉语的孑遗。人称代词“他一渠(伊)”、领属标记“的一个”之别便是官话与非官话之分。作为近代汉语研究的开拓者,吕叔湘先生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撰文发表了类似的看法^[1],后来又经罗杰瑞、梅祖麟等先生加以推阐^[2],已为汉语史与方言学界所普遍认同。

[1] 吕叔湘《说汉语第三身代词》(1940年以英文“The Third Person Pronouns and Related Matters in Classical and Modern Chinese”为题发表于《华西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1940年1卷2期),收入氏著《汉语语法论文集》(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38—58页。

[2] 罗杰瑞(Norman Jerry)《关于官话方言早期发展的一些想法》,《方言》2004年4期,295—300页(原文为英文,以“Some thoughts on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Mandarin”为题发表于余霭芹、远藤光晓编《桥本万太郎纪念·中国语学论集》,东京:内山书店,1997年,21—28页);梅祖麟《近代汉语和晚唐五代官话》,《吕叔湘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241—248页。

从李方桂先生发表“Languages and Dialects”、赵元任先生发表“Language and Dialects in China”^[1]开始,汉语方言的分区、分类一直是汉语方言学乃至汉语语言学最重要的议题之一。对汉语方言做出各个层级的分类,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为了说明方言之间的共时差异,以及由此反映出的历史源流问题。在这项工作进行的过程中,势必会碰到典型性方言与非典型性方言的不同。

典型与非典型之分的提出,更多是基于方言学上的所谓“特征”(feature)的具备与否,同时也兼顾地理分布上的“中心”(central)与“边缘”(marginal)之分。换句话说,典型性方言应具有唯一的(如果典型特征只有一种)或数量更多的特征(如果典型特征有两种以上,即形成所谓“特征束”[feature bundle]);非典型方言则不具有唯一的,或数量上较少的特征。从地理分布上来说,典型性方言往往也是中心地带或者说是核心区域的方言,非典型性方言则是边界地带的方言。如晋语的中心地区,范围大致包括以山西省中部汾河两岸为核心的并州片和吕梁片大部分的方言。在语音特点上,中心区的晋语入声分阴阳,有比较复杂的文白异读;古全浊声母平声读不送气塞音、塞擦音的,只见于并州小片的部分点(不包括太原);“支微入虞”现象除了见于部分并州小片的方言点,还见于吕梁片汾州小片的部分点。^[2]

边界地带的方言在语言特征上往往表现出边缘性或跨界性,所以在分区、定性上会体现出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举例来说,什么是吴语的典型特征,或者是哪些方言属于典型吴语?赵元任先生的《现代吴语的研究》(1928)最早提出把塞音、塞擦音是否三分(如“帮滂並”、“端透定”、“庄初崇”等)看作是吴语的典型特征。所谓“三分”,是指历史音类在共时表现上“三分”,具体怎么“三分”,倒在其次。比如绝大多数方言(如苏州)是“帮[p]、滂[ph]、並[b]”的三分格局(並母更准确的音值描述是“清音浊流”[b]),上海南汇是“帮[b]、滂[ph]、並[b]”,浙江庆元为“帮[b]、滂[ph]、並[p]”;浙江浦城为“端[l]、透[th]、定[t]”^[3],安徽当涂则为“端

[1] 李方桂(Li, Fang-kuei)“Languages and Dialects”, *The Chinese Year Book*, 1936-1937, pp. 121-128; 赵元任(Chao, Yuen-ren)“Language and Dialects in China”,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102, no. 2 (1943): 63-66。

[2] 温端政《论晋语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单周尧、陆镜光主编《语言文字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228页。

[3] 庆元、浦城的材料参看:游汝杰《吴语的音韵特征》,《游汝杰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53页。最近郑张尚芳先生根据20世纪80年代的调查资料,在《浙江南部西部边境方言全浊声母的清化现象》(《方言》2012年4期,290页)指出:“庆元方言阳调各声字已全部清化,不读浊音……古清浊母今读只以声调阴阳来区别。”因此表面上“帮、並”合并,实际上两者在声调上有阴、阳之别,因此仍为三分格局。

[t]、透[th]、定[r]”〔1〕。既然是用作分类的“特征”(独特的表征),则应该满足“对内一致、对外排他”的基本标准。但是,运用该标准时还须考虑到地理上是否邻近,所以虽然塞音、塞擦音三分“除了见于今吴语外,还较集中地见于湘西南和粤北的湘语娄邵片和湘西北的湘语吉叙片,并且零星地散布于赣北鄱阳湖北部沿岸的湖口、星子、都昌和武宁,湖北东南角的蒲圻、崇阳、通城,湖南东北角的临湘和岳阳”〔2〕,这些方言所处的地区与吴语在地理上不邻接,因此即使符合“三分”的标准,也不算吴语。又如方言学意义上的“晋语”,指的是“山西省及其毗连地区有入声的方言”,既有语言学本身的特征,也要看地理上是否连续,所以陕北、豫北、冀西南、内蒙古黄河以东中西部地区,与山西省在行政边界上是紧挨着的,同时也有入声,可以归入晋语。可见,“对内一致、对外排他”需要“非毗邻方言可有例外”作为补充。

大多数情况下,仅凭一条特征,无法准确地将方言进行分区、分类,所以需要提出多条典型性特征,加以综合运用,根据特征共享数量的多寡来定。张琨先生也表达过类似的看法:“汉语方言的分区是以地域为基础的,吴语区在江苏南部和浙江省,闽语区在福建,粤语区在两广,赣方言在江西,湘语在湖南。用音韵特征来划分方言区不能只靠一个音韵特征。即如用切韵全浊声母处理的方法来划分汉语方言也有很多困难。”〔3〕因此,从音韵特征角度判定是否为吴语,除了(1)塞音、塞擦音三分,还可以包括:(2)“打”字读德冷切〔4〕、(3)麻韵二等后高化、(4)哈泰有别同时佳泰同韵〔5〕,两条都符合。丹阳方言位于吴语与江淮官话的边界地带,根据吕叔湘先生的调查,第一,其声母系统没有浊塞音、塞擦音,但仍有浊擦音[vz]。毗邻的镇江方言是典型的江淮官话,其音系并没有[fv]〔6〕,可见浊擦音跟邻近的官话型方言无关,而是早期浊辅音系统的残留。第二,“打”字读ta³,与德冷切的读音不符,为官话特征。第三,麻韵二等的白读为-o、文读为-a,白读是本地的,为吴语特征。第四,哈韵读-æ,泰韵白读为-a、文读为-æ,佳韵读-a,为吴语特征。〔7〕综合来看,丹阳方言的方言属性没有争议,但作为边界性的方言,吴语型的特征有的已被官话覆盖(如浊塞音、塞擦音声母消失),或者是官话成分以文读音

〔1〕郑伟等《安徽当涂湖阳吴语同音字汇》,《方言》2012年4期,314—325页。

〔2〕《吴语的音韵特征》,66页。

〔3〕张琨《汉语方言的分类》,《中国境内语言暨语言学》(第一辑·汉语方言),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2年,9页。

〔4〕该条标准由游汝杰先生在《吴语的音韵特征》中一文提出,参看该文64页。

〔5〕第(2)、(3)条标准由笔者提出,参看:郑伟《论〈切韵〉麻韵和佳韵在吴方言中的演变与分合》,《汉学研究》(台北)2013年31卷1期,47页。

〔6〕张洪年《镇江方言的连读变调》,《方言》1985年3期,191页。

〔7〕吕叔湘《丹阳方言语音编》,北京:语文出版社,1993年,15—35页。

的姿态与本地白读并存。再说杭州方言,其音系中有塞音、塞擦音三分,但麻韵二等和“打”字都读-a,佳、哈、泰三韵都读-e,上述四条特征,只有三条符合,可见杭州话也是边界性方言,如按特征(1),便是吴语,如按特征(2)一(4),便不是吴语。联系历史背景,可知杭州话受北宋末年南迁至临安的汴洛官话所影响,其本地的音韵特征被大量的官话成分所替代。如此,可将其视作“方言岛”,但并非与周边吴语格格不入,仍有不少重要的共享特征,加上与吴语地理邻接,因此既承认其边界性,也将其视作吴语,划为太湖片的杭州小片,是很合理的。

在讨论边界方言时,要将方言边界与行政边界两个概念区分开来。方言分类所用的名目与行政名目关系密切,方言区划往往会用历史或现实中的行政概念,当然两者的内涵、指称一般都不一样。比如“北方方言,即北方话,按照广义的说法,就是所谓‘官话’”〔1〕,但也有属于南方方言的官话,可见“北方方言”并不就是“北方的方言”。同样地,闽、赣、湘、粤等,既是大方言区的名称,又分别是福建、江西、湖南、广东等省份的简称。在大方言区的下位分类时,也不排斥使用行政建制作为分类的名目,比如赣方言包括昌靖(南昌、靖安)片、宜浏(宜春、浏阳)片、吉茶(吉安、茶陵)片、抚广(抚州、广昌)片、鹰弋(鹰潭、弋阳)片、大通(大冶、通城)片、耒资(耒阳、资兴)片、洞绥(洞口、绥宁)片、怀岳(怀宁、岳西)片等,〔2〕也常常沿用旧的建制名来给方言片或方言小片命名,比如吴方言包括台州、婺州、处衢(处州、衢州)等片,太湖片下面有毗陵(常州府旧名)、苕溪、临绍等小片。

边界方言与行政边界的关系无非就是两种,一种是基本重合,一种是基本不重合。后者占大多数。就行政边界而言,有村(行政村、自然村)、乡、镇、县(区)、市、省等各个层级;就方言边界而言,也有单点方言、小片方言、片方言、区方言等不同层级。相对来说,行政边界要比方言边界分得更细,方言学上的分界,不会考虑到将村与村之间方言分开,除非确实分歧大到属性不同。所以,我们所说的方言边界与行政边界,在地域范围上基本上是县级以上的,乡、村级的方言边界一般不予考虑。

当然,不排除少数的极端情形,“十里不同音”,说的就是有的地方同一个乡的不同村之间的方言也可能不一样。比如广西桂林市灵川县大圩镇茯荔村委下的杨家自然村,一百多年前从广东郁南县迁来,由于受周边桂北平话的影响,自称所用的语言为“土白话”,外人称其为“广东话”,该村的方言成了粤语、平话特征兼具的

〔1〕袁家骅等《汉语方言概要》(第二版),北京:语文出版社,2001年,23页。

〔2〕侯精一主编《现代汉语方言概论》,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141页。

土话。据调查者的介绍,“入声大体按古声母的清浊分类(桂北平话一般不分),其中部分清音字今读去声 33 调,有时读得短促,类似粤语的下阴入。山摄开口洪音见系与拼其他声母的读音不同,来自古入声的臻开三质韵读[a ai],也都显示出粤语的痕迹。入声丢失塞音尾,咸深山臻四摄没有前鼻音,只有鼻化音和后鼻音,韵母多向分派和重新组合,都跟桂北平话一致。”^[1]这种亦“粤”亦“平”的性质,导致灵川杨家话成为边界性方言。再如广西贺州市八步镇有个鸬鹚屋,该村的先民宋末从广东迁至广西桂林府灵川县大圩镇毛村,乾隆年间毛村人的一部分来到贺县,差不多 150 年前到了八步镇厦良村,他们所说的方言叫“鸬鹚话”,从性质上看是桂北平话的一种,但也兼具其他的方言属性,其中“古全浊声母字今读塞音和塞擦音的多数不送气”、“知组少数字(鸬鹚话集中在澄母)混入端母”、“部分晓组字与非组相混”、“塞音韵尾全部消失,有入声调类”等特点与桂北平话一致,另外“在古全浊声母今读塞音、塞擦音基本不送气的同时,送气音都集中在平声”,该特点与毛村话相同,辖字的比例也非常接近^[2]。

一县之内分两种(或以上的)方言,虽然不是很普遍,但也不罕见。据郑张尚芳先生 20 世纪 80 年代的调查,位于福建、浙江边界地区的浦城,其方言有南、北之分,“东侧为江山、遂昌、龙泉,西侧为广丰、上饶,都是说吴语的;南部受本省闽北方言包围,松溪、建阳、崇安都说闽北话。因此,浦城县境内方言虽然复杂,大致也可分南北两大类:县城南浦镇以及北部十二个公社说的是吴语的浦城方言,南部的石陂、水北、濠村、山下、临江五公社说的是闽北话的石陂水北方言”,其中“临江话是个南北过渡性质的方言,夹有好些接近浦城方言的成分,但基本特征跟石陂水北方言相同,所以仍应归入闽北方言一类”^[3]。临江话的边界性质,即亦“吴”亦“闽”可以从全浊声母的音值来看,上文已经说过,吴语的典型特征是保留全浊音,与全清、次清三分。临江话的阳平字保留了吴语的特点,可读浊音,但游移于清、浊之间,如:爬 ba²/pa² | 除 ty²/dy² | 曹 tsao²/dzao² | 潮 tɕiao²/dziao² | 穷 kioŋ²/gion²。词汇层面,临江话“冷、分、飞、猪”的说法分别是 lēi⁴、huī¹、fi¹、ty¹,有别于闽语型的“寒、乞、越、豨”^[4]。这说明吴、闽方言在浦城县正好分界,但在边界地带的临江方言,其语言特征也具有模糊性,有的方面像吴语,有的方面则像闽语。

[1] 陈然然《灵川杨家话语音研究》,郑作广主编《广西汉语珍稀方言语音研究》,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9年,343页。

[2] 钟梓强《贺州鸬鹚话语音研究》,郑作广主编《广西汉语珍稀方言语音研究》,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9年,259页。

[3] 郑张尚芳《浦城方言的南北区分》,《方言》1985年1期,39页。

[4] 《浦城方言的南北区分》,41页。

就吴语而言,江苏丹阳、金坛、溧阳、高淳等县也是在其境内出现了方言分界,主要是分区吴语与江淮官话。以丹阳为例,按照20世纪80年代的调查,“丹阳县‘四城十八腔’,方言复杂,简单地说,东部吕城一带和武进话相近,都有浊音,两个入声;中部丹阳城镇一带单字古浊塞音、浊塞擦音读不送气清音,但连读时仍有浊音,入声分阴阳两类;西部河阳一带浊音基本消失,入声只有一类。”〔1〕从语音上看,入声两类、保留浊音的无疑是吴语,入声一类、浊音消失的是江淮官话。上文所引的吕叔湘先生对丹阳方言语音的调查材料显示,城关话的白读更接近典型的吴语,文读更接近典型的江淮官话。后来的方言学者将丹阳话分作四片:第一片,以市区云阳话为代表;第二片,以吕城话为代表;第三片,以河阳话为代表;第四片,以埤城话为代表。这四片在虚词的使用上,也有内部差异,比如人称代词复数后缀,第一片、第三片(多数乡镇)用“己”[tɕi⁵⁵](少数地方说[tsɿ⁵⁵]);第二片多数地方用“家”[ko¹],界碑、新桥等少数乡镇用“们”[meŋ²];第三片多数地方和第一片相同,河阳、司徒两镇则用[neŋ²〕〔2〕。[neŋ²]的本字我们认为是“侬”。总之,从词汇、语音角度划分出的方言边界可能不会完全重叠,但丹阳方言内部大的分类是明确的,即只有吴语与江淮官话的分别。

总之,“方言分区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的地步,方言区的区划不是绝对的,方言区与方言区之间的界限不是不能超越的,各个方言区之间的交往从来没有间断过,人口经常往来迁动,方言区的边缘上总有模棱两可的方言,所以常常有方言归属的争辩。”〔3〕最后想说一点,调查边界方言时,就语音调查来说,从方言本身的过渡性、边缘性考虑,应注意调查的方法,单字调查和词汇调查最好都要使用,因为单字音往往会更表现出边界性,词汇音则通常更“本土”;文读音会更容易表现出外来的影响的,白读音则通常更“本土”。

2016年5月12日写于华东师大中北校区

〔1〕颜逸明《江苏境内吴语的北部边界》,《方言》1984年1期,1页。

〔2〕蔡国璐《丹阳方言词典》,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引论”4、6页。

〔3〕张琨《汉语方言的分类》,1页。

目 录

郑 伟	关于边界方言与方言边界(代前言)	1
郑张尚芳	皖南方言中强送气弱通音声母的分布及变异	1
游汝杰	江苏省溧水县方言述略	21
朱晓农	朱 瑛 章 婷 边缘吴语:通泰方言案例	44
陶 寰	苍南蛮话的浊音声母及相关问题 ——兼论方言接触中的他控音变	53
凌 锋	作为边界方言的中心城市方言 ——以上海市區方言浊擦音现状分析为例	64
沈瑞清	上海话异读的语义限制与语音偏好——涌现音系学的视角	78
盛益民	浙江古杭州府和严州府交界地带的富阳东梓关吴语	88
张梦翰	从吴语古阳声韵韵尾的分布推测移民路线	101
郭必之	大田前路话在闽语中的位置及其与周边方言的关系	111
吴瑞文	论祭、支两韵在闽语中的分合关系及其拟测	137
覃远雄	桂北平话的声调及其演变	159
史濛辉	苏州方言中的官话成分	172
夏俐萍	湘南土话帮、端系声母的特殊读音	189
庄初升	兴国县潞江方言 $t\zeta$ 组和 $t\zeta$ 组声母的来源及相关问题	201
黄玉雄	都斛话咸摄深摄的读音层次与四邑方言的性质	209
邹晓玲	凤凰县沱江方言古全浊声母今读的类型与层次	230

张吉生 杨一凡 晋豫边界鹤壁地区“子”变韵的音系理据·····	241
刘泽民 从音类格局看方言接触导致的音系演变·····	250
王为民 汾河片中原官话梗摄三四等白读的早期形式·····	262
吴永焕 接触与汉语方言声调的演变·····	274
郑 伟 入声音节在方言接触中的表现·····	288
后记·····	299

皖南方言中强送气弱通音声母的分布及变异

◎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郑张尚芳

zhengzshf@cass.org.cn

摘要 根据笔者 20 世纪 80 年代的田野调查材料,本文详细介绍和分析了古全浊声母在皖南吴语中的演变类型及其地理分布。总的来说,古全浊声母在该区域的吴语中在保持与全清、次清声母音类上对立的前提下,其音值普遍往通音化、弱化的方向发展,具体的表现则因方言的不同既有共性,也有各自的特色。

关键词 皖南吴语,古全浊声母,地理分布,语音变异,通音

1 古全浊声母的一种特殊读法

1.1 古全浊声母在吴语和湘语中一般仍读作浊塞音、浊塞擦音、浊擦音。皖南长江南岸方言也保持古全浊声母与全清、次清声母的对立,但古全浊声母的读法跟吴语、湘语不同,不是一般的浊声母,是一种强送气弱通音声母。

1.2 这组强送气声母有一特点:其主要发音成分实际上都是一个清喉擦音 h ,在发 h 的同时又分别带有不同部位的轻微阻碍。即:

並、奉母读作 h^w 、 h^b 或 h^v ;

定母读作 h^l 、 h^r 或 h^r ;

从邪澄禅船等母逢洪音读作 h^z 、 h^z ,逢细音读作 h^z 或 h^l ;

群、匣母逢洪音读作 h 或 h^b ,逢细音也作 h^z 或 h^l 。

其中 v 、 β 、 l 、 r 、 r 、 z 、 z 、 z 、 j 等音都发得又松又弱,所以用右肩小字表示(为了标写方便,下文不再作小字)。它们在 h 的强烈影响下常常还读作清化的 v 、 β 、 l 、 r 、 r 、 z 、 z 等。但各个方言清浊的程度不同,在不同韵母前也不同,如 hz 、 hz 在 γ 、 γ 前喉部振动得比较厉害,就酷似吴语先清后浊的 z 。

有些方言连这些松弱的阻碍也消失了,全部或在某韵母前消失,于是 hv、hβ、hl、hz 等等都并入 h,相反,也有些地方送气减弱或在语流中或在某些词中减弱,这时就读的接近一般的浊通音 v、β、w、l、r、z、z、z、j。

但 h 和 x 常常对立,贺 ho³ ≠ 货 xo³,少数地方也有并混的。

1.3 这套声母在过去的记录中常被不同记录者处理成几种不同的音位。有直接写作浊通音 v、r、z、z、x 的,^[1]有写作清送气音 f^h、r^h[r^h]、s^h、ʃ^h、h 的,^[2]也有作 xf、xt^h、xs、xʃ、xc、x、hf、ht^h、hʃ、hc、h、和 fv、pf^h、tf^h、sz、ʒ、cz 的。^[3]我在 1983 年 5 月至 7 月及 1984 年 1 月偕伍巍同志对皖南泾县、宣城、南陵、繁昌、铜陵、芜湖、当涂各县做了调查。调查表明,各县这套声母的发音特点基本上相同,都是上述那种具有强清送气的弱通音声母(以下简称强送气声母)。另据沈同同志调查,石台(埭)情况也基本相似。

2 强送气声母的分布

2.1 据目前已经调查到的材料看,这套声母分布于安徽长江南岸一个比较广的范围,计有泾县、繁昌、铜陵、芜湖各县的绝大部分,宣城的北部西部,以及南部的一部分,南陵的北部、西部以及东南一角,当涂的东部南部,石台东部。据说贵池西北一角(马牙、茅坦),太平、青阳北部一些地方也有这种音。

2.2 皖南地区地处战略要冲,太平天国革命以来,由于战争频繁,战后又多瘟疫,人口剧减,外来移民占很大比例。目前各县城关及大镇居民中,常是五方杂处,通行芜湖官话,仅部分老派居民说原来的方言,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几乎不说了。老派居民不但上街要学官话,甚至对儿子、孙儿说话时现在也学说芜湖官话了。例如芜湖县城关湾沚镇,已只有极少数六七十岁的老太太老头说“湾沚话”,但也已夹杂了不少官话成分。老人说,南陵城关西门原来还有“茶坐”读 hz 声母的老一代“此地人”,现在也已消亡了。

移民来源复杂,有安徽江北、河南、湖北、湖南、浙江等籍。其中大多数为江北人,多从无为、巢县、桐城一带来,他们常成片分布,最集中的为各县的沿江地带,及

[1] 王太庆《铜陵方言记略》,《方言》1983 年第 2 期。王文记成纯浊音是否一种老派读法,未调查到。

[2] 方进《芜湖县方村话记音》,《中国语文》1966 年第 2 期。

[3] 《安徽方言概况》,合肥师院方言调查工作组编,1962 年。xf 类用于芜湖,hf 类用于石埭,fv、tf^h 类用于铜陵、泾县和繁昌。

南陵南部,宣城东南部,铜陵东南部等地。其次为湖北人,大多从英山一带或公安一带来,最集中的为与郎溪、广德、宁国交界的宣城东部南部地区。最少数为浙江平阳说浙南闽语的移民,呈零星点状分布,聚居点有芜湖花桥的马家村和九十里殿的马场镇。

本地区地形一般分为圩区(平原围圩农田),洲区(长江江中沙洲或沿江涨沙垦殖地)、山区(丘陵地)。洲区山区,移民为多。圩区居民常为本地人,当地称作“此地佬”,称他们原有方言为“此地话”或“圩里话”,并以前述这套强送气声母为此地话或圩里话的特征,而与城里话、州里话、山里话相区别。

由此可见,这套声母是安徽江南本地话一项重要的原有的方言特征。关于这套声母的探讨,可以对认识本地方言的性质,廓清其归属问题提供帮助。

2.3 本地人在介绍自己的方言时,他们常说觉得本地话有些吴语特征,认为前述这套声母和吴语或者说上海话的浊音很近似。我们也认为这种语感有一定的根据,这套声母显然跟吴语的浊音声母 b 、 v 、 d 、 z 、 $ʒ$ 、 g 、 $ŋ$ 是有共同渊源的。

至今,在安徽长江南岸本地方言中保持古全浊声母系统的读音形式其实也有两种,即除了强送气声母一套外,还有一套是仍读作 b 、 v 、 d 、 z 、 $ʒ$ 、 g 、 $ŋ$ (x) 的,例如南面的太平方言(参看《方言》1983年第2、3期张盛裕文),北面接近高淳的当涂湖阳公社、大陇公社的方言。很有意思的,在当涂博望公社的方言中,並母字既能读 $h\beta$,又能读 b ,浊齿音字既能读 hz ,也能读 z 。这类方言说明全浊声母系统的两种读音形式之间也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像博望方言这种例子就是架在两种读音系统之间的过渡之桥。

但从多个点的情况观察,全浊声母变强送气音时,塞音类声母 b 、 d 跟擦音类声母 z 、 $ʒ$ 并不是同步变化的,故两类音的分布范围也略有差异,并不全同。

下文分别说说多种全浊声母在长江南岸各方言中的读音变化情况。

3 並母、奉母和定母的读法

3.1 並母字读强送气音有两种读法,多数地方读作唇齿音的 hv ,少数读作双唇音的 hw ($h\beta$)。读齿唇音的如:

泾县城关: 盘 hve^{24} 、瓢 $hvi\sigma^{24}$ 、倍 hve^{31} 、病 $hvi\eta^{213}$ 、白 hve^{31} ;〔1〕

〔1〕泾县分四调:阴平 35(45),阳平 24,上声(包括清浊上)31,去声 213(113)。清入读如上声,浊入读如阴平。

南陵奚滩: 平 hvin³³、爬 hva²⁴、抱 hvɔ⁵³、病 hvin⁵⁵、鼻 hvi³¹;〔1〕
 铜陵城关: 肥 hve¹¹、排 hve¹¹、倍 hve³⁵、步 hvu³⁵、鼻 hvi²¹³;〔2〕
 芜湖湾沚: 盘 hvō²⁴、排 hve²⁴、被 hve⁵⁵、病 hvin⁵⁵、白 hveʔ⁵;〔3〕
 芜湖十连: 盆 hvən²²、爬 hva²²、倍 hvei⁵⁵、步 hvu⁵⁵、别 hvieʔ⁵;〔4〕
 繁昌中沟: 盘 hvō²⁴、平 hvyin²⁴、病 hvyin⁵⁵、步 hvu⁵⁵、白 hveʔ⁵;
 宣城新河: 盘 hvō²⁴、跑 hvɔ²⁴、倍 hvei⁵⁵、步 hvu⁵⁵、白 hveʔ⁵。〔5〕

hw 实际多读作带擦的 hβ, 但为标写方便, 一律写作 hw。读双唇 hw 的如:

南陵黄塘 盘 hwo²²、排 hwe¹²²、被 hwei⁵⁵、鼻 hwiiʔ⁵⁵、白 hweʔ⁵;〔6〕
 当涂亭头: 盘 hwo¹⁴、爬 hwa¹⁴、倍 hwei⁵⁵、病 hwin⁵⁵、别 hwieʔ⁵。〔7〕

繁昌城关声母读法有两派, A 派读 hv, B 派读 hw: 盘 hwō²⁴、平 hwin²⁴、被 hwei⁵⁵、病 hwin⁵⁵、白 hweʔ⁵。〔8〕(A 派除 ʂ 及日母读 ʐ 外没有卷舌音, B 派有整套卷舌音 tʂ, tʂʰ, hʂ, ʂ, ʐ, A 派 h, x 对立, B 派 h 并混于 x)。

也有部分字失去 v, w, 并混入 h 母的, 如泾县城关只有少部分人在圆唇元音前读 hv, 大部分人的 hv 已并入 h。例如, 婆 hē³⁵ = 河, 爬 ho³⁵ = 𧈧(~ 蟆), 薄 ho⁴⁵ = 鹤, 部 hu³¹ = 户, 蓬 hoŋ²⁴ = 红冯。值得注意的是, 保持 hv 读法的人有的也已经有 hv、h 两读, 或按词分读。如泾县有的老派发音人“婆”在“婆婆”中读 hvē²⁴, 在“老婆”中即读 hē²⁴。“朋”字一般读 hvəŋ²⁴, 但是在“朋友”这个词中又读作 hoŋ²⁴ = 红。这种现象其他的县也有, 如芜湖十连, 西河“盘”都读作 hō^{22, 13}, 宣城雁翅干鱼“盘”读 ho²⁴、“平”读 hvin²⁴, 南陵黄塘“步”读 hu⁵⁵ = 护。

还有绝大部分字都并入 h 母的, 如泾县茂林、章渡, 包括旧县城安吴等处的话。茂林话中如盘 he¹³、爬 hō¹³、别 heʔ⁵〔9〕等都以 h 代 hv 了, 但步读如 fu²⁴, 而倍读如 hvi²⁴, 后者很像 hv 母字。其实这是茂林 u 的性质造成的。皖南方言的 u 大都是平唇 u, 而茂林更进一步读作齿唇音 [y], 所以“步”hy 很容易变成 fy; ui 韵读 vi (如“围”实读 vɤ), 由此可见“倍”读 hvi 是 h 声母跟 vi 拼合的结果。

〔1〕奚滩有八调: 阴平包括部分浊平 22(33), 阳平 24, 阴上 214, 阳上 53, 去声 55, 阴入 43, 阳入 31。阴阳入都能又读 ʔ⁴。

〔2〕铜陵分五调: 阴平 44, 阳平 11(211), 上声 52, 去声包括全浊上 35(325), 入声 213。

〔3〕指湾沚(现为城关)老派, 分五调: 阴平 31, 阳平 24, 上声 213, 去声包括全浊上 55(54), 入声 ʔ⁵。

〔4〕十连分五调: 阴平 21(211), 阳平 22(23), 上声 214, 去声包括全浊上 55, 入声 ʔ⁵。

〔5〕繁昌中沟及宣城新河龙潭都分五调: 阴平 31, 阳平 24, 上声 213, 去声包括全浊上 55(553), 入声 ʔ⁵。

〔6〕黄塘分四调: 平声 22(浊平略升), 上声 213 去声包括全浊上 55, 入声 ʔ⁵。

〔7〕亭头分五调: 阴平 42, 阳平 14, 上声 35 去声包括全浊上 55, 入声 ʔ⁵。

〔8〕繁昌分五调, 基本上跟新河龙潭相同(上声略高为 214)。

〔9〕茂林分八调: 阴平 35, 阳平 13, 阴上 31, 阳上 42 阴去 213, 阳去 24, 阴入 ʔ³², 阳入 ʔ⁵。